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

牆

尚保羅·沙特著
李魁賢譯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9

謝斐利士詩集 謝斐利士著 李魁賢譯

嘔吐 沙特著 吳照斌譯

牆 沙特著 李魁賢譯

主 編 陳映真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
郵檢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
電話：(02)394-1960

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

電話：(02)752-5594

新加坡 南洋商報

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
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

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我們被推入一間白色的大房間裏，因為燈光太刺眼，我便眯着眼睛。接着，我看見一張桌子，四位審判員坐着，翻閱文件。房子後頭，他們已囚着一羣犯人，我們只好越過整個房間，加入他們的陣容。那些人中間，有一部份，我是認識的，其他幾位，一定是外國人。在我前面的兩位，圓頭、金髮，看來很相像。我猜他們是法國人。較矮的那一位，一直拉住褲子，緊張兮兮。

延續了三小時後，我有點暈眩，腦袋空空的；不過房間裏倒蠻暖和，我覺得夠舒服了：因為過去二十四小時當中，我們不斷地寒顫。衛兵把犯人一個接一個地帶到桌子前面去。那四位問明了每個人的姓名和職業。他們大多不追根究柢——或者也只不過這樣問問：「你有沒有破壞什麼軍需品？」或者「上午九點的時候，你在哪裏？做什麼事？」他們根本不注意聽答話，至少表面上看來是這樣。他們稍頓一下，直視着被訊問的人，然後開始記錄。他們問湯姆，他是不是真的在國際兵團；湯姆無法胡扯，因為他們從他的外套搜出了文件。他們什麼也不問朱安，可是他向他們報出了名字後，他們却寫了一大堆。

「我兄弟喬瑟是無政府主義者，」朱安說：「你們知道，他已經不在這裏了。我沒有參加任

何團體，我和政治一點兒也沾不到邊。」

他們一聲不響，朱安說下去：「我什麼也沒幹，我又不欠人家錢。」

他的嘴唇發抖着，一個衛兵堵住他的嘴，把他帶走了。現在輪到我了。

「你叫做巴普洛·余必達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那個人看看文件，問我：「哈蒙·格希斯哪兒去啦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從六點到九點，你把他藏在你家裏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他們寫了一陣子，然後衛兵把我領出去。在走廊上，湯姆和朱安站在兩位衛兵中間等着我。

我們走了。湯姆問一位衛兵：「怎麼啦？」

「什麼怎麼啦？」衛兵說。

「這是審問，還是判決？」

「判決。」衛兵說。

「他們要怎麼發落我們？」

衛兵冷冷地說：「判決書會在你們牢裏宣讀。」

我們的囚房，實際上是醫院的地下室。因為寒風刮進來，冷得不得了。我們整夜哆嗦，白天

也好不了多少。前五天，我關在一家僧院的囚房裏，牆上有個洞，是從中世紀一直留下來的。由於囚犯太多，房間不夠容納，我們被到處關着。我沒有離開過囚房。我倒不太怕寒冷，不過太孤單了；過了相當時期後，我的情緒已不穩定。到這地下室，我有伴了。朱安很少開口，他害怕，而且太年輕了，沒有什麼可談。不過，湯姆就健談了，而且他的西班牙語很不錯。

地下室內有一條長椅，四只座墊。當他們把我們帶回來後，我們無言地坐着，等待着。過了很久，湯姆說：「我們關定了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」我說：「但我想，他們對小孩不會怎樣的。」

「他們不會對付他，」湯姆說：「他是軍人的兄弟，就是這樣。」

我望着朱安，他似乎充耳不聞。湯姆說下去：「你知道，他們在薩拉哥沙是怎麼幹的？他們把人鋪臥在路上，開着卡車壓過去！一位摩洛哥的逃兵告訴我們的。他們說那樣做是爲了節省子彈。」

「節省不了汽油。」我說。

我對湯姆很氣惱，他不該說這些話。

「那時，軍官們沿路走着，」他繼續說：「監視着。他們把手插在口袋裏，一面抽着香煙。你以爲他們把那些人就解決掉啦？該死，才不。就任他們呻吟着，約有一小時之久。那摩洛哥人說，他媽的，他平生第一次差一點嘔吐。」

「我不相信在這裏他們也會這樣幹，」我說：「除非他們真的缺乏彈藥。」

從四個通氣孔和左邊天花板上的圓形天窗，我們看到天亮了。由天窗，可以看到青空。這些洞孔，裝着有活門，他們把煤炭從這裏卸進地下室來。在洞孔正下方，還堆着一大堆煤屑；本來是供醫院暖氣用的，但是戰爭爆發後，病患都撤走了，煤炭還堆在那裏，沒用啦；有時甚至雨水也漏進來，因為他們忘記把活門關上。

湯姆開始發抖了。「老天爺，好冷，」他說：「又來啦。」

他站起來，做體操。每一動作時，他胸前的襯衫都會掀開來，露出白晰而多毛的胸脯。他躺下來，舉起雙腿，在空中輪番踩着。我看見他的大臀部抖動着。湯姆確是精悍，不過太胖了些。我想，槍彈或刺刀尖很容易一下子就鑽入他那柔軟的肥肉，像插入一塊牛油一般。要是他瘦些，我就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了。

我並不真冷，只是手臂和肩膀麻木了。有時我感覺得好像缺少了些什麼東西，於是開始四下尋找我的外套，接着忽然想起，他們沒有給我外套，真不好受。他們把我們的衣服拿走，分給他們的士兵，只給我們留下一件襯衣，還有醫院病人在仲夏穿用的運動褲。一會兒，湯姆起身，坐在我的身旁，兀自氣喘不已。

「暖和些？」

「老天爺，沒有。不過，可以擋一下風了。」

晚上八點鐘光景，一位少校帶着兩位長槍會會員進來，手中拿着一張紙，他問衛兵：「那三位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史坦博、余必達和米阿巴。」衛兵說。

少校戴上眼鏡，仔細校對着名單：「史坦博……史坦博……哦，對了……你判死刑，明天上午槍決。」他繼續看下去：「其他兩位也一樣。」

「那不可能，」朱安說：「不是我。」

少校愕然地看着他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朱安·米阿巴。」

「唔，你的名字在這裏，」少校說：「你已定刑了。」

「我什麼也沒幹呀！」朱安說

少校聳聳肩，轉向湯姆和我。

「你們是巴斯噶人？」

「不是巴斯噶人。」

他似乎惱火了：「他們告訴我，這裏有三位巴斯噶人，我不浪費時間去找了。那麼，你們當然不要牧師囉？」

我們都不吭氣。

他說：「馬上有一位比利時醫師會來，他受權晚上同你們在一起。」他行一個軍禮走了。

「我不是對你說過，」湯姆說：「我們跑不了。」

「對了，」我說：「這對小孩是嚴重的打擊。」

我這樣說是得體的，不過我不喜歡這小孩。他的臉太削瘦，懼怕和痛苦使它變形，把五官都扭曲了。三天前，他還是很帥的孩子，如今看來活像老妖怪。我想，即使把他釋放了，他再也年輕不起來。給他一點憐憫，應當不難，可是，憐憫令我嫌惡，或者不如說，令我反感。他默默不語，已面無人色，手也變得蒼白。他重新坐下來，睜大眼睛瞪着地上。湯姆是一位好心腸的人，想要去挽他的臂膀，可是這小孩粗魯地避開了，滿臉的不高興。

「不要理他，」我低聲說：「你沒看到，他要哭出來了。」

湯姆默然地依從了，他很想安慰小孩，這樣可以打發時間，也不致想到自己。不過，我很惱怒，我從沒想到死的問題，因為沒有理由去想，可是現在左右都是理由，不得不想了想。

湯姆又開始嘮叨了。「那麼你有沒有幹掉過人呢？」他問我。我沒答腔。他就開始說給我聽，從八月初起，他已幹掉六個人了；他不明瞭處境，我敢說，他也不想去明瞭。連我自己也不太明瞭，我不曉得是不是很痛苦，我想到子彈。我想像着他們拿我的身體來作樂。這些全都接近真實問題了；不過，我很鎮定：我們還有整夜可以去瞭解。不一會，湯姆閉嘴了，我用眼角瞄他；我看得出，他也變蒼白了，似乎還蠻堅強；我自言自語：「現在要開始了。」差不多天已暗了，一絲朦朧的光線透過通氣孔和煤堆，在青空下形成污黑的一塊。從天花板上的小孔，我已看到一顆星：夜是純粹而冰冷的吧。

門開了，進來兩個衛兵，跟着一位穿黃褐色制服的金髮男子。他向我們敬禮。「我是醫師，」他說：「在這段審訊時間裏，我是受權來幫助你們的。」

他有一副悅耳的嗓子。我說：「你來此有何貴幹？」

「我是來聽候你們差遣的，我要盡力使你們在最後的時光少難過些。」

「你來這裏有什麼用？還有別人呢，醫院裏擠滿了人。」

「我奉派來的，」他曖昧地看我一眼，答道：「呵！你們要抽煙嗎？」他立刻又加了一句：「我有香煙，也有雪茄。」

他給我們英國煙，不過我們回絕了。我瞪視了他的眼睛，他似乎有點激怒。我對他說：「你來此，並不是來搞慈善。而且，我認得你。我被捕那一天，看到你和法西斯黨人在兵營裏。」

我正要繼續說下去，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；眼前這位醫師，再也提不起我的興趣了。通常，我注意某人時，總是專心一志的。但是，如今，談話的慾望完全消失了；我聳聳肩，把目光移開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我抬起頭，他正好奇地望着我。衛兵坐在一只座墊上。佩特洛，那位高高瘦瘦的，正撫弄着他的拇指；另外一位，不時地搖擺着腦袋，免得打瞌睡。

「要不要點燈？」驀地，佩特洛向醫師請示。另外一位却點點頭，說聲：「好！」我心想，他有點像測程儀器那麼靈敏，不過他確是不錯。看着他那冷淡的藍眼睛，似乎他唯一的罪過，就是缺乏想像。佩特洛走出去，帶了一盞油燈回來，擱在長樑的角落。那燈光真差勁透了，不過總比沒有好；前一夜他們讓我們在黑暗中度過一宵。我注視着燈光在天花板上映照出來的圓暈，注視好久，我迷惑了。突然又清醒，於是圓暈消逝，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一塊很大的重物壓得粉碎。並不是死的念頭，或是恐懼；而是無可名狀的。我的兩頰發燒，頭痛欲裂。

我搖晃一下，看看我那兩位朋友。湯姆把臉孔埋在雙手裏。我只能看到他白白肥肥的頸背。小朱安最差勁，嘴巴張開，鼻孔抽搐着。醫師向他走去，用手按住他的肩膀，安慰他；可是他的目光仍然是冷冷的。接着，我看到比利時人的手沿着朱安的手臂，悄悄地往下滑落，一直到手腕，朱安却毫不知覺。比利時人用三指握住他的腕，奇怪地，同時往後移一步，把背轉向我，我隨後傾，看到他從口袋裏掏出錶，端詳了一會，還沒放開手腕。一會兒，他讓手臂懶懶地垂落，走幾步，背向牆壁。然後，突然想起什麼重要的事，非得當場記錄下來不可似地，從口袋裏掏出記事冊，寫了幾行字。「雜種，」我憤怒地想着：「讓他過來按我的脈搏吧。我就一拳把那臭臉揍扁！」

他沒有過來，不過我感覺出他正在注意我。我抬起頭，回瞄他一眼。他公式化地對我說：「這裏，你不覺得太冷了嗎？」看來，他已冷凍得臉色鐵青了。

「我不冷。」我對他說。

他硬峻的目光，一直沒離開我。突然，我明白了，我用手摸了一把臉：滿頭大汗。在此地下室裏，在嚴冬冷冽的寒風吹襲下，我竟流着汗！我用手掠過頭髮，已被流出的汗水黏住了；同時，看到我的襯衫也濕透了，緊貼住我的肌膚。我必定已流了一小時的汗，却絲毫沒有感覺出來。但那比利時豬獠却不放過；他看汗珠從我額上滾落，一定會想：這是恐懼的病態徵象；而他的知覺是正常的，以能活下去爲傲，因他仍能覺得冷。我想站起來，刮他耳光，正當我稍微招一下手勢時，我的狂想和羞恥感已一掃而空；我漠然地落坐在長椅上。

我用手帕擦拭脖子來滿足自己，因為此刻，汗滴從我的髮根冒出，往脖子流下，我感到極不舒服。立刻，我就不再去擦拭了，毫無用處；手帕已濕透，而我依然臭汗淋漓。我的臀部也在出汗，濕漉漉的褲子黏在椅子上。

朱安突然開口了：「你是醫師？」

「是的。」比利時人說。

「那痛楚……會很久嗎？」

「啊！痛苦是……？哦，不會的，」比利時人儼然以長輩的口氣說道：「一點也不，很快就過去了。」他好像在安慰一個化錢看病的病人。

「可是，我……他們告訴我……有時他們不得不開兩次槍。」

「有時候，」比利時人點點頭說：「也可能這樣，如果第一發子彈未能擊中要害的話。」

「那麼，他們必須重新裝子彈，重新瞄準？」他想了一會，沙啞地加了一句：「時間多長呀！」

他怕受害，怕得不得了，一直耽心着這一件事，因為他年輕的關係。我不大耽心受害，而且也不是因為懼怕使我汗流浹背。

我站起來，踱向那一堆煤屑。湯姆跳起來，狠狠地瞪着我，因為我鞋子的尖叫聲，騷擾了他。我不知道，是否臉上的表情也像他那樣恐怖：我看到他也是冷汗直冒。天空壯麗極了，沒有一絲光線漏入黑暗的角落，我只能仰首觀望北斗星座。但情形和往常迥異，昔日夜晚，從僧院地下室，我可觀看到一大片青空，而在白晝的每一時刻帶給我無窮的回味。早晨，天空是淺藍色的。

，我想到大西洋的海灘；中午，我看到太陽，回憶起塞薇爾酒吧，我在那裏喝過蘋果酒，吃過橄欖和鮭魚；午後，我在樹蔭下，想到深沉的陰影，掩過半邊圍牆，另一半閃耀着日光；真的很難在如此天空中窺見整個世界的反映。不過，如今，我可以盡情來觀天了，不會再引起我的聯想。我比較喜歡這樣。我走回來，坐在湯姆旁邊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湯姆開始低聲談起話來。他應該說說話的，不然，他就會迷迷糊糊得連自己都不認識了。我以為他對我講話，可是他並不望着我。無疑地，他怕看到我狼狽的模樣：臉色蒼白，滿頭大汗。我們都是一個樣子，狼狽不堪。他望着那位可以活下去的比利時人。

「你曉得嗎？」他說：「我不曉得。」

我也開始低語着，我看看比利時人：「爲什麼？怎麼回事？」

「有些事將會落到我們頭上來，只是我不曉得。」

湯姆身上有些難聞的味道，我的嗅覺似乎比平常要靈敏得多了。我露齒笑笑：「不久，你就會曉得。」

「不太清楚，」他執拗地說：「我願勇敢些，不過首先我須知道……。聽，他們就要把我們帶入庭院裏去了。好，他們就要站在我們面前了。有多少人？」

「不知道。五個或八個。不會再多了。」

「好吧，就八個。有人喊一聲『瞄準！』我就會看到八支來福槍對着我。那時我多想能夠躲入牆內，我會用背頂它……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。可是牆依然不動，像夢魘。我能想像這一切

。似乎只有你知道，我能想像這些。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！」我說：「我也能想像。」

「那必定痛苦得像地獄。你知道，他們瞄準眼睛和嘴巴，使你面目全非。」他呆板地說下去：「我已經感覺到傷痛。幾小時來，我頭痛欲裂，頸部也痛。不是真正的疼痛。還要糟。這就是我明天早上要體會的了。而其次呢？」

我很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我不願像早先那樣喝斥他。我也痛苦，我的體內似受到萬刀剝割，不能自在。不過我跟他不同，我不重視這件事。「稍後，」我說：「你就靠著雛菊躺下了。」

他開始喃喃自語，他一直不斷地瞪着比利時人。比利時人似乎無心聽他講話。我知道他來的目的；他並不是對我們所思想的感到興趣；他是要來看我們的身體因悲傷而死去，雖然還一息尚存。

「好像一場夢魘，」湯姆說：「你要想想，你經常有個印象，以為一切妥當，你要曉得，那會脫軌，離棄你，而消失的。我自付，以後就沒事了。但我不曉得意義何在。有時，我幾乎能夠……然而，却消失了，而我重又想到痛苦、子彈、爆炸。我是一位唯物論者，我向你發誓；我不會發瘋。不過有點那個樣子罷了。我看到我的屍體，尚未僵化，但我看到它，用我的雙眼。我得想想……想想，我不能再見到別的什麼事了，世界將變成另一個模樣。我們並不是被弄來思索這些的，巴普洛。相信我；我整夜期待着某件事。但是這是不同的：這會潛跟在我們背後，巴普洛，我們不可能為此有所準備。」

「閉嘴，」我說：「難道你要我去招一位牧師進來？」

他不答。我已經注意到，他有裝做先知的傾向，還叫我巴普洛，用無力的語調講着。我不喜歡那個模樣！不過似乎愛爾蘭人都是那個調調。模模糊糊之中，我感覺有尿臭的味道。基本上，我不頂同情湯姆，而且我也不明白，在同死的藉口下，何以就應多同情他。畢竟跟別人總是不同啊。例如跟哈蒙·格希斯拉。可是在湯姆和朱安之間，我感到孤獨。無論如何，我比較喜歡那樣：和哈蒙在一起，我會更加深切激動。不過，就在那時候，我已相當堅強了，而我願仍然堅強。

他依舊咀嚼他的話語，已近乎發狂了。他確實是爲了避免思索，才嘮叨不休。他像一位攝護腺老病患似地，有着尿臭的味道，自然，我同意他，我也會像他一樣，說那一大堆話：畢竟不是「壽終正寢」呀！而由於我將去逝，沒有一件事在我眼中是自然的：這一堆煤屑、長椅，或佩特洛的醜臉。只有當我和湯姆想着同樣這一件事時，才令我不憚。我曉得，整個夜裏，每隔五分鐘，我們將同時思索着事情。我從側面凝視他，第一次，他顯得如此陌生：他臉上戴着死亡。我的自豪受到傷害：過去廿四小時，我伴着湯姆生活下去。我傾聽着他，我也對他說話，而且我曉得我們不相同。現在看來，我們多麼像學生兄弟，僅僅因爲將一起走向死亡。湯姆握着我的手，不看我一眼。

「巴普洛，我懷疑……我懷疑，真的一切都完了？」

我把手抽開了，說：「看看你胯下，豬彊。」

他的胯下有一大灘污水，從他褲腳淌下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他問，面露懼色。

「你撒尿在褲裏啦。」我告訴他。

「那不是真的，」他咆哮着說：「我沒有撒尿。我一點都沒感覺。」

比利時人走近我們，他假作關心地問：「你感到不舒服？」

湯姆默然。比利時人看看那一灘污水，不發一語。

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，」湯姆蠻橫地說：「不過我不怕。我發誓我不怕。」

比利時人不答。湯姆起立，走到牆角去解手。他走回來，邊扣着釦子，一言不語地坐下，來比利時人在做筆記。

我們三人一齊望着他，因為他活着。他有活人的情緒，活人的慾望；他在地下室內，像活人一般地哆嗦。他有一具聽命的、消化良好的軀體。我們却不能有自己的感覺——無論如何，情形不同。我頗能感覺出我膀間的褲子，可是我不敢。我望着比利時人，他張開兩腿，運動他的肌肉；他是一位能夠考慮明天的人。我們是三個無血色的影子；我們望着他，像吸血鬼一樣吸吮他的生命。

最後，他向小朱安走去。到底他是爲了盡責呢？還是順着慈悲的衝動？如果他是受到慈悲的驅使，那也只是整夜裏的一瞬而已。

他撫着朱安的頭和頸。小孩任他撫慰，眼睛一直定定地望着他，突然，他抓住他的手，神色奇異地瞪着。他雙手握住比利時人的手，毫無親切的表示，兩隻灰白的蓋夾緊那肥胖紅潤的手。

我就心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，而湯姆一定也在就心。可是比利時人不動聲色，慈藹地微笑着。過了一會兒，小孩把那隻肥胖而透紅的手，拉近嘴，企圖咬一口。比利時人趕緊抽走，踉蹌地退回牆邊。他恐怖地望着我們有一秒鐘，他一定是突然明白過來，我們不是和他同樣的人類。我開始大笑，有一個衛兵跳起來。另一位在打盹，突然張大眼睛，茫然無神。

我同時感到輕鬆，而又過度興奮。我不願多想：黎明來臨時，死亡來臨時，將是怎麼一回事。那是毫無意義的。我只尋找詞句或是空無。可是一旦我試着思想其他事時，我就看到槍口正對着我。照我幻想中的處決，也許我已轉世過二十次了；有一度，我且以為那樣會好一點：我一定睡了有一分鐘。他們正把我拉向牆去，我掙扎着，我求饒着。我突然驚醒，望着比利時人：我怕在睡夢中也許會哭出聲來。不過他在活動着肌肉，他什麼也沒注意到。如果我願意的話，我想儘可能睡一會；我已睜眼過了四十八小時。我已支持不住了。不過，我不願損失兩小時的生命；天亮時，他們會來叫醒我，我跟隨他們，睡眼惺忪地，而我不會像烏鴉那樣哇哇叫；我不願那樣，不願像動物那樣死法，我要弄清楚。接着我就心做過惡夢。我起立，來回踱步，而且換着念頭，我開始回想我過去的生命。一大堆的回憶混雜地向我湧來。有好事，也有壞事——至少，我以前是這樣劃分的。很多面孔和事件。我看到小牛的面孔，是在博覽會期間，在瓦連齊亞被刺時；看到我一位叔父的面孔，以及哈蒙·格希斯的面孔。我想起我的一生：一九二六年時，如何失業三個月，幾幾乎餓死。我想起，有一天夜晚，在格林納達，我在椅子上呆坐着度過一個通宵；那時我已三天沒有吃東西。我憤怒，我不願坐以待斃。這令我好笑。我多麼瘋狂地追求幸福，追求女